2020.6.23 星期二
责编 周震 | 版式 王志钢 | 校对 王欣
江南晚报

我的大学

前阵子外孙女去南京上大学，临行前我嘱咐再三：努力学习，打好基础，争取考研。现在的孩子真幸福，从读书开始，上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可我们这一代读书并非易事，在教育普及率较低的年代，从小学到高中要层层筛选，能上大学者属于凤毛麟角。我读中学时是学生会宣传部长，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，可在那个以“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年代，还是与大学失之交臂。

1964年，我和上百名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，奔赴农村插队落户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第二年公社文书告诉我，当年江苏函授大学面向下乡知青招生，有农学和畜牧兽医两个专业，有意向的可自愿报名。我喜出望外：当新农民嘛，当然是毫不犹豫学“农学专业”。回家路上，同行的社员告诉我：“前天，老李头家已养了三个多月的猪死了，一家人围着死猪直哭。”要知道在贫穷的年代，养猪是社员唯一的副业，它寄托着全家的希望。我震惊了，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，畜牧兽医对社员的意义也许更重大，我决定返回公社办公室改专业。

函大的学习就这样开始了。除了课本外，每月我们通过“江苏函大通讯”和学校取得联系。函大老师们布置的作业，我们完成后通过信函寄回学校。每天晚上是我学习的黄金时间，晚饭后美孚灯就亮了，开始了我珍贵的“大学生活”。尽管隔墙的两头老牛不时传来嚼草声和“呼啦呼啦”的喘气声，但我全然不顾、充耳不闻。那专注的程度，仿佛自己已进入了北大校园。冬天还好，多穿些衣服就行了；夏天就苦了，闷热难耐，蚊虫的攻击防不胜防，我只能扎个稻草结，拔上一把青草点火熏烟，用来驱赶这些不请自来的“客人”。

除了自学，江苏函大还每年组织面授，中小学放寒假是我们集中面授的最好时机。我清楚记得第一次面授是在宜兴二中（现在的老干部大学），我们自带棉被和生活用品，教室里垫上稻草，铺上被子就是学生宿舍。我们畜牧兽医专业的学员虽然只有三十多人，可老师就来了五位，分别来自北京农大和南京农学院。课堂上我们不仅学习书本知识，还对动物进行解剖，到附近的铜峰大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。教学气氛活跃，师生关系融洽。

平时我十分注重实践，每年春秋两季主动配合公社兽医站开展家禽家畜的普查和防疫工作，结合课本虚心向他们请教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症状、特点和治疗方法，从他们的经验中吸收新知识，并从兽医站购置了注射器和常用药品，以防万一。一天，我刚收工回来，永兴队的社员老张匆匆找上门。他家的猪已一天多不进食了，躺在圈里不肯起来。他跑了五里多路到公社兽医站，站里仅有的两名兽医都出诊了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听队长说我正在函授大学学习兽医，希望我去看看。永兴队离我们知青住处仅300多米，一会儿就到了。我打着手电筒跨进猪舍，抚摸猪耳根，手感告诉我猪正在发烧。检查全身，发现腹部腿部有红色肿块，这是猪丹毒的典型症状。我及时给猪注射了抗菌素。第二天我上门回访，老张笑着告诉我猪早上起来吃食了。我继续给猪用了药，并告知相关注意事项，临走时老张紧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松开。

在“文革”闹腾得最厉害的阶段，我向江苏函授大学提交了最后一份作业——毕业论文。二十多年后，我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学历审查考试，并收到了一份迟到的礼物——大学毕业证书。

（周浩祥）

朝花夕拾

陪父亲过端午节

最近又看到了那个老人。驼着背坐在巷口的树下，摇着扇子，望着车来车往的长街发呆。老旧的衣服和他的眼神一样，色泽暗淡，像是时间里浮沉的灰。听人说，老人的孩子住在外地，因为工作问题，已七八年没回来过了。他的老伴走得早，虽然吃穿用度不用发愁，但整日面对空荡荡的房子，也着实寂寞，便每天都坐在街头，仿佛这样，便能分得一份街头的喧嚣，让孤单的影子多一些生气。

每次看到他的时候，我总会想起父亲。

我求学时客居他乡，而每次回家过节，父亲就会偷偷拍我的照片，然后在我返校的日子里反复拿出来翻看。幸运的是，我在家门口找到了合适的工作，所以每次过节，都能回家陪陪父亲，让老屋里阴暗的光线重新明亮起来。

去年端午时，老屋附近水域举行了龙舟赛。我们便带着父亲一起站在岸边观战，虽已满头白发，但父亲很兴奋，聚精会神盯着龙舟，就连驼着的背都稍微挺直了些，时不时随着人群一起高声叫好。当他心仪的那只龙舟落后时，他会焦急地喃喃自语，仿佛他也成了参赛选手一般。只不过选手是在龙舟上竞赛，而父亲是在岁月的长河中争渡。

回去后，父亲躺在床上歇了很久，虽然连连咳嗽，但他并不后悔，时不时看看龙舟的视频，然后和我们讲他年轻时划船的情景。原来他想到了他的青春，而这个词，对现在的他是多么遥远与陌生。

我没有见证父亲的青春，但我是他的壮年、中年和老年的见证与承载。所以每次回家，我都会把自己的手机放在一边，然后坐在父亲旁边，陪他刷短视频，听他转述一些他看到的新闻。我知道，时间的流逝让父亲变得敏感，害怕被冷落，也害怕被忽视。如果我们只顾玩手机，他必然不愿主动打扰我们，便只能憋在心里，长久下来，就只能让头发白得更快、掉得更多。

因为疫情影响，这阵子我们没怎么出门，陪父亲在家包粽子。母亲去世后，以前从不下厨的父亲便渐渐学会了做饭，而包粽子就是我向父亲学的。把两张粽叶一正一反裹起来，放进蛋黄和糯米，铺上肉片，再放一层糯米，按压均匀后，用粽叶盖起来，折好后，用绳子绑紧，便做好了。父亲会的花样并不多，却分外务实，无论是什么馅儿的粽子，他都会将它填得很满很实。所以孩子也很喜欢吃父亲包的粽子，这让父亲脸上的笑容多了几分灿烂。

包粽子时，父亲会让孩子给我们拍照，然后发到朋友圈里，等着亲友的点赞。对他而言，节日的意义并不重要，甚至他也不怎么去关注节日，只要我们回来陪他，那就是他的节日，所以他会拍下每一次团聚的场景留作纪念。在下一个节日到来前，这些照片就是父亲等待的动力，它们也让老屋里空洞的风都有了灵气，时常在父亲的梦里吹出融融的欢声笑语。

回到家，我也发了个包粽子场景的朋友圈。不知是不是灯光的原因，看着照片，我突然感觉父亲的皱纹似乎少了些，那笑容，明亮、幸福而朴实。

（士鹏）

晨韵

（李陶 摄）

二老“领证”记

“本是件好事，却因一个小本本没办成！”周末，我去看望年过七旬的二叔二婶，刚进门，就听到二老在唉声叹气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
原来，二叔二婶不久前办理一套房屋过户手续时，被告知需提供结婚证。他们当年的结婚证只是薄薄的一张纸，由于多次搬家，那张薄纸早已不知去向。两年前，为证明双方是夫妻关系，二老辗转多个部门，却没能把结婚证办下来，又急又气的二叔曾一度病倒，幸好救治及时并无大碍。

我知道，二叔二婶的孩子都在外地工作，受疫情影响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知道我平常上班忙，周末又带小孩，二老更不好意思向我提要求。“二叔二婶，还是我抽空打听一下吧”，我主动请缨。

当天，我来到社居委。工作人员非常热情，答应可以随时出具相关证明。我提前向市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了解办理结婚证所需的相关手续。后来，我带着他们去查档案，又到所在单位开介绍信，来来回回费了不少力气。但不论走到哪里，工作人员不但毫无怨言，反而还在两位老人着急上火时给予安慰。

选好日子那天，二婶特意换上崭新的红上衣，头发也梳得锃亮，擦了粉，描了眉，抹了口红。二叔呢，刮净了白胡子，穿上保存多年的黑西装，打好领带后，一个劲儿地催促二婶：“快点儿，你就别磨蹭了，去了还要照相呢！”“好，好，这就来了。”二婶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
来到民政局，两位老人在红背景下对着镜头开心一笑……接下来，工作人员查看了证件材料，突然发现有一项重要信息需要确认，二叔不无遗憾地说：“唉，选的好日子又泡汤了，还得再跑一趟！”没想到工作人员说：“不用再来回跑了，我们马上在网上调取身份信息核验！”几分钟后，工作人员核验无误，为他们顺利补办了结婚证。

老两口拿着崭新的结婚证看了又看，二婶用一个小布袋仔细包好：“有了这个小本本，以后再也不用为证明俺俩是两口子犯愁了。”

（杨红苏）

乐龄“悦苑”请您来坐坐

乐龄“悦苑”是为银发一族设置的一方休闲园地，旨在展示老有所为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获的精神风貌，搭建起媒体和老年朋友交流的平台。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起伏，你可能积累了后辈们并不清楚的掌故与轶事；桑榆未晚为霞满天，充实的退休生活中，您可能一边莳花弄草、跳舞唱歌，一边含饴弄孙、安享天伦；也可能或悠游四方饱览胜境，或走街串巷品味风物……希望您不仅是见证者和行动者，更能成为讲述者和展示者。总之，只要是能增添情趣、愉悦身心的内容，都欢迎您将之化为随笔、书法、绘画、摄影作品分享给大家。来稿请发到邮箱：leilingwx@163.com，标题中注明“悦苑”字样。